

## 序

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（教改會）短短兩年的任務，就要在今年 10 月底結束了。一項企圖改變歷史的艱鉅工程，不管有沒有如所預期地圓滿達成任務，都即將走入歷史，成為歷史的一部份，供後人指點、褒貶與評論。兩年來，我與前後三十餘位的委員，二十多位專、兼職的工作人員，還有更多應邀參與其事的學者專家，共同為教育改革工作胼手胝足、焦首苦思，為的正是交卷的這一天，怕的也正是交卷的這一天。

也許，四本諮議報告書加上一本總諮議報告書，是評斷教改會成敗的最終憑藉。然而，不論成敗，後世的史家、教育工作者、關心教育改革的人士，都必然會對今天教改會之所以成、所以敗，所以未盡圓滿、所以不乏卓識，深感興趣。歷史終究會問，那些諮議報告書是怎麼產生的？那些足為後事之師的前事又是什麼？

正是在這樣的考慮下，教改會決定要在結束歷史性任務之前，先行整理好各種資料，以備歷史的探詢。即將呈現到讀者面前的「教改叢刊」，正是這個「向歷史負責」的表現之一部份。這套叢刊包括了兩年來教改會各分組會議和秘書處研究組，分別委請學者專家進行的四十多項基礎研究的報告書。藉由這些研究報告的刊出，希望能讓關心教改會的人了解，教改會曾面臨過哪些問題，曾如何去

試求解答。

細心的讀者將會發現，並不是所有的研究結果都曾帶領教改會的思路，最後反映到諮議報告書去。事實上，兩年來教改會的工作最傳神的比方是：「摸著石子過河」。有些石頭我們摸到了，然後成為過河的依憑，有些石子則在摸過之後又被我們放棄了。也許我們永遠不會知道，哪塊石頭才是真正值得信賴的？那些被摸到又被放棄的石頭，是否更穩固可靠？於是我們把所有這些摸過的石頭全都保留下來，供後人去檢討、評斷。

教育改革是改變歷史的工作，可惜，我和教改會所有的同仁沒有人有能力鳥瞰歷史的走向，以便提早知道我們的功過。足堪告慰的是，我們曾經努力過，這個叢刊代表努力的部份結果，這裡面有規劃研究者的辛勞，有接受委託實際進行研究工作的學者專家之心血，有助理們的汗水，也有參與研究結果研討會的朋友們之唇蔽舌焦，這些都讓人銘印於心，深深感動。這些，共同造就了這套叢刊的光彩。

李遠哲

一九九六年八月 於月涵堂